

◆周显武侠开心系列

周顯

风流神刀

上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

台灣周显武俠開心系列

風流神刀

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:陈晓辉

封面设计:张立军

台湾周显武侠开心系列

风 流 神 刀

*

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850×1168mm 1/32 印张:24 字数:520千字

2001年7月第1版 2001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4000

ISBN7-104-00808-X/I·363

定价:53.80元(上中下)

内容提要

少年龙虎因资质天生，根骨奇特，一次机缘巧遇，学贯古今，胸罗玄机的一代奇人“天尘子”被收为徒，在家中发生惊变后，其师为考验其意志，便命他们独上庐山师门求艺复仇……

但因其福缘天生，在寻师门的途中巧饮“天下四样兽”中的“千年龙龟”之血功力大增，又因年幼在独入荒山险境时误入“坤乾洞府”巧得“九天罡劲”和“万象神掌”，艺成后，机缘再逢“万佛洞天”开启，得“佛洞之主”传以数甲子的“先天大乘禅功”内劲和“九界轮梵唱”、“颠倒乾坤降魔大法”等多种佛界无上绝学，功成下山，探明家仇，勇斗“赤眉尊者”，无意中巧救佳丽，结仇魔帮，计斗幽明使者，力擒幽灵使者，逼出其师“天山神魔”出世。使天下大乱，“青城二老”，“雪山神尼”也趁机纷纷出世，广收门徒，想一举推翻正道九门。

为不使天下苍生落入魔掌，少侠勇闯淫穴，佛吟震淫魔，佛功歼群魔，又得红颜“银铃仙子”之助，方明仇踪，力闯君山“天龙帮”，掌斗帮主，力敌群贼，但这时天下第一毒人——“万毒邪者”忽然出世，使少侠又陷入了困境，而“天龙帮”又得“天山神魔”，“赤发老魔”之助，联合毒人约战天下群雄。

这时少侠因命犯桃花，得天龙帮帮主女儿之助，巧得“万年参王”，使众人解除了“万毒临身”之忧，使天下正道人士势如破竹，铲除群魔。携带二位娇妻完婚于人间仙境的西子湖畔……

目 录

第一章	魔笛声声.....	(1)
第二章	旅途传功	(34)
第三章	山穷水尽	(69)
第四章	旷世奇缘	(97)
第五章	峰回路转.....	(123)
第六章	闺心难测.....	(152)
第七章	玉人画像.....	(182)
第八章	弦心琴声.....	(211)

第一章 魔笛声声

青城，因拥有三十六峰之奇，一百零八景之美，七十三洞之幽，被道教中称为“神仙都会”，列做天下第五名山。

而七十三洞中已有七十二洞被人发现，但是其中建工最精细，最具规模的“父子洞”一直未被人发现。

这“父子洞”乃是春秋战国时，鬼谷子弟子李冰父子所劈。

相传，曾有一礁夫，偶在青城山进一石洞，不料，进去后，里面竟是宏丽非常，珠光玉气，恍入紫金宫阙。当时遇一童子，询问之下，方知是“父子洞”，当时李冰父子息隐之洞府，世人方知青城实有七十三洞。

但当那礁子再去找该洞时，却找不到了！“父子洞”终成一个谜！

想不到历经千年之后，该洞竟成江湖三魔之一桃霞仙娘之洞府。

台湾周显武侠开心系列

桃花仙娘乃是有名的淫魔，专以“采阳补阴”，以增功力，并以“媚眸魔功”及“迷阳艳舞”二种邪法，不知颠迷陷害了多少青年男子。

桃花仙娘弟子如云，悉皆授以“迷阳艳舞”，因而练成一项“云台迷阳阵”，淫娘荡娃，残民以逞，罪孽至深。

白道群雄时思围剿，奈因不得其门而入，只得作罢！

△ △ △

春光明媚，鸟语花香，青城灌口锁龙桥畔临江之处。入夜之后星光闪闪，江涛如啸，周围一片寂静！

突听得一缕笛声，悠悠忽忽缓慢而有序的自夜空中响起，直如白云流水，缭绕笋群峰之间……

片刻后，笛声忽转，恰似一片旖旎风光，令人陶然谷醉……

一笛音再转，入耳淫媚难当，绮思邀想，浑身难耐……

忽听“轧轧”一阵响后，临江那口大岩石，齐中而开！

一股浓郁脂粉气息扑鼻而至……

△ △ △

西子湖，为我国第一名湖，一领水域，明艳照人，溯光山色，更是风景如画，美不胜收。

时值仲秋，西子湖沿岸已落叶缤纷，游客亦渐渐稀少，而此刻深更半夜，万籁俱寂，一轮明月倒映湖上，湖面闪着粼粼波光，

风流神刀

银星万点。

远远亦或有一两声游人夜归的打桨声，疏疏落落传来，更显得西子湖清凉寂寥，秋意阑珊。

突然，这西子湖的西南角上约莫五六里处，一股火光，直冲云霄，狂烟烈焰，如一条逞威的火龙般喷云吐电。

声势唬人，火光焰赤，映入临岸湖面，映成一片通红。

接着哄哄然人声大作，夹杂着尖锐啸之声，不绝于耳，断梁倒屋，崩砖塌瓦以及盆桶铁缸碰击之声音，更是乒乒乓乓响一片。

半晌，倏地西子湾东岸，似有一条灰色人影闪电般掠起，竟是以武林几乎绝迹之轻功绝技凌波虚渡，捷如星飞电击。

一瞥间，已横渡湖面，消失于火场那面。

片刻过后，看火势似因灌救迅速，已逐渐减灭。

那条灰色人影复又转回西湖东岸，一闪而过，轻如一团棉絮，落在一棵杨柳树下，方知是位首挽云髻，颌下一绺花白长须，矮小精瘦的老道，奇怪的是老道脸蕴寒霜，愤然以色，两腋间一边一个接着对学生小童。

此时老道将之轻轻放落在地下后，两小童立即睁大一对黑白分明的大眼睛，呆望着老道。

良久，右边的一个突然开口嚷道：“伯伯！您会飞！您会飞！”

文儿要学，教给文儿飞，伯伯！”

左边的小童一听哥哥说要学飞，亦自随声附和急嚷：“仁儿亦要学，伯伯，教给仁儿！”

一面嚷，更一面用那双白玉般的小手，拉住老道的袍角。

老道对这金雕玉琢，资质天成的一对孪生兄弟，果真聪明伶俐，天真慧颖不禁又怜又爱。

同时忆及自身来迟一步，而露柳庄已付之一炬，一家大小尽遭毒手杀戮，惨不忍睹。

仅剩下的这对小童，也是在一片火海之中救出，而亦已成为天涯孤雏，身负不共戴天，血海深仇。

老道不由喟然轻叹一声，但骤然又脸色一正，双眸立即暴射出一道奇光，道：“你们两小娃儿，说来容易，学飞还是如此简单么？”

老道见两小兄弟沉气凝神，小心灵中似已夜暗下决心，接着道：“真的是要学？”

“要学！要学！请伯伯教文儿仁儿！”

两小兄弟亦真乖巧，小手一拉，双双竟纳头便下拜。

老道见这对天造地设的兄弟如此讨人喜欢，着实欣慰莫名，为今后培育两朵武林奇葩设想，又故意朝旁微一闪身，急声道：“且慢！”

风 流 神 刀



接着袍袖略展，文儿仁儿立被一般无形劲道托住，再亦挥不下去。

当下两小兄弟面面相觑，不知如何是好，瞪眼望着老道，只见他双目精光四射，面容肃穆，不怒而威，仍立当地不动。默然片刻，终于老道喟声言道：“家遭横祸，父母双亡，还不知道？”

随又一声轻喝：“你们两个小娃儿听着，要找我学艺亦可，唯须上得庐山。”

说罢微一幌身顿足，顿失老道踪迹。

初时，小兄弟忽觉人影一闪，顿失老道所在，直惊得目瞪口呆，继之想老道之言：

“家遭横祸，父母双亡！”

不禁猛然心神一震，如雷霆击顶，霹震贯耳，再亦忍不住，痛泪如泉涌至，“哇！”的一声，同时哭将起来。

在这三更过后，夜色茫茫，瘦清落漠的湖畔，这对小兄弟哀痛的哭声，确是扣人心弦，谁人闻到皆欲潸然泪下！

原来这对孪生姓汪，哥哥名叫诗文，弟弟诗仁，两人不但生来相貌声音一模一样，衣着打扮亦复一式一样。

父亲汪振新，历任浙闽一带知府，在任时公正廉明，铁面无私，深得辖内乡民黎庶拥戴，被人民尊称为青天老爷！

汪振新之元配夫人徐氏，乃大家闺秀，夫妇恩爱逾恒，情感

弥笃，奈过五十，膝下犹虚深以为优！好在徐氏，一向贤慧大方，知情达理，亦深以无于延续汪家香烟为虑，故亦常劝汪振新纳妾。

先时汪振新尚犹豫不决，后数经徐氏苦劝，方始应允，并即便觅定夫人近侧丫环秋萍，择吉成事。

翌年秋，秋萍十月怀胎，瓜熟蒂落，居然一胎双胞胎，皆是赫赫男孩，汪振新夫妇自然如获至宝，喜不自胜！为儿取名时，尚且张宴设席，同僚戚友，皆大欢喜。

二年过后，看着诗文、诗仁逐渐长大，生来唇红齿白，眉清目秀，两人生得像一模一样，如不细认，一时实无法分清，因此有时笑话叠出，倒也好玩，汪振新夫妇，越发爱逾性命。

此时，汪振新已是五十开外，卅年宦途沉浮，已感倦意，颇有隐退之思，是以将此意商告徐氏，乃在次年春全家迁返西湖畔霞柳庄故里，以享晚年。

时光易逝，五六年倏忽过去，诗文、诗仁亦转眼成为八九岁孩童，并早已启蒙进学，平日汪振新甚至亲为调度。两人性格大异，诗仁天真烂漫，活泼可爱，却亦因此稍显急躁；诗文虽无乃弟活泼，可是老诚持重，稳练有余。

而两人心思颖悟，赋性天资，又是见仁见智，难分轩轻，是故兄弟虽年仅九年，文事根底已固，汪振新私心更觉慰藉。

风流神刀

这年中秋，正逢汪振新六十诞辰，按原意汪振新一向是持躬清廉，本不欲铺张奢侈，惊动里邻。

无奈勘不过族亲与一班乡邻僚属从中鼓勇，乃妻徐氏亦帮同凑趣，因此不忍过份扫兴，终于放弃原意，接受祝寿之意。

这日，露柳庄上正为汪振新六十吉辰，大肆铺张，装饰成花团锦簇，触目鲜红，寿堂内更加棉絮铺地。

上覆红绸蜀锦，华贵辉煌异常，准备二日后贺客临门时，着实热闹一番。

汪振新夫妇正兴高聚烈，意味盎然，忽听家丁来报，庄外有一老道求见，汪振新甚觉意外。

暗忖自身从未与江湖僧侣道士之流有所交往，何来老道求见？继而思之，老道既已来到庄外，以礼求见，亦只得传声揖客，看看是何来路再说。家丁去后，汪振新独立厅前候客，心内却左思右想，终不得一解。

少时，果见家丁引一身材矮小清瘦，头挽云髻，颌下长须，约与自身年纪相仿，穿袭宽大灰袍之道，从庄门外飘然步入，履如行云流水。

汪振新平日虽从未与僧道之流来往，但柑年奔波迁涉，见多识广，阅历深博，一见之下，立知此道不同凡俗，大有来历，乃急跨前几步，拱手道：“未知鹤驾骤降，汪某迎候来退，尚祈原宥是

幸!”

“贫袖庐山一尘子，冒昧求见，不以四扰庄主清兴为怪，尚邀，如此厚待，实不敢当。”

汪振新连称：

“好说，好说。”

一面肃客入厅坐定，一面吩咐奉上空茗待客，又略事寒暄，重施礼数一遍。

略略数语交言，汪振新越谈越觉该一尘子老道异于寻常，继作接谈时，不想一尘子竟是学员古今，胸罗玄机之世外高人。

汪振新于此，更觉其人之亲临庄上，早将其奉为上宾，亦忘记询人来意，竟滔滔然如对挚辈，放怀畅谈起来。

又过数刻，已是晌午时分，汪振新即嘱咐家丁摆上酒菜敬容，老道略作逊谢，即入席坐定。

饮食间汪振新仍是纵谈阔笑，如遇故人，酒过数巡，老道忽然微哂言道：“贫道初逢庄主，竟如此接契，实幸遇也。”

汪振新闻言，更加春风满脸，大笑道：

“初尊仪聆，立知仙驾世外高人也，尚望不以振新凡俗尘浊，有辱仙体灵净为盼！”

一尘子老道言道：“岂有此理？”随后略作沉吟接着道：

“老纳此番来意，想庄主尚未知晓。”

风流神刀

不等汪振新答话，接着又道：“乃因数日前，贫衲偶过庄外，见一对孪生兄弟，仙资仙质，根骨天成，乃练武上乘之材，不难为武林造化成一代奇葩。后访知为庄主之贵公子，故特意造访庄主，意想收其中之一为徒，未知庄主意下如何？”

汪振新聆言，初觉讶然，随感老道虽未见其施展如何通天本领，但经过一番交谈后，知其胸罗万机，智逾天人。

诗文、诗仁，如有一人能挥在其门下，实家门之幸！岂有坐失良机之理，随即满口应允，并议定以诗文为对象。

老道见目的已达，当即起身告辞。

“此番蒙庄主慨允收徒，谨此申谢！贫道尚有事夜身，须往衡山一行，三日内当再来携贵公子同返匡庐。”

汪振新一听老道之言，不由更是一惊，暗忖衡山距此，何止千里，三日内往返，这是何等走法？

正要开口询问，随又见老道朝其一瞥，两道蕴满神光的眸子，一闪即蔽，双眉微蹙，若有所察似的道：

“贫衲观庄主气色不佳，近日内恐有不利之事发生，望善自警惕是幸！贫道去也！”

说罢，汪振新但觉灰影微闪，一阵清风过去，早失老道所在，不禁惊得目瞪口呆，不知所措，良久才飞身奔告徐氏，均觉如遇神仙，欣慰莫名不提。

两日早又过去，这日也正是汪振新诞辰。

一早诗文、诗仁即穿着一新，来至厅中，向汪振新磕头同声，道：“今日爹爹万诞，孩儿愿爹爹与天同寿，与地齐龄。”

汪振新喜笑逐颜开，一拉两小兄弟入怀道：

“孩儿免礼。”

△ △ △

申志得到汪振新作寿消息之次日，也正为汪振新大张宴席，接待登门贺客之时，申志混入一般贺客之中，进入厅中采虚实路数，竟与汪振新无意间照面过，不幸当时汪振新未认出申志相貌，就此轻易忽略。

当夜汪振新送客过后，诸事完毕，即在厅中与徐氏、秋萍、诗文、诗仁两兄弟等家人围坐头谈，一种天伦之乐，泛然其中。

不久诗文、诗仁竟横身在母亲怀里双双睡去，汪振新见后，伸手轻拨了两小兄弟嫩颊，对徐氏秋萍微笑道：“想我汪门有此一对璧人，实两位之贤德所赐，振新每念及此，常感莫言大宣！”

徐氏闻言，脸上一红，道：

“妾身有所赐？快不欲折煞人吧！”

秋萍道：“婢子何人？若非蒙老爷夫人阴庇福泽，焉有今日……”

秋萍话未说本说完，汪振新顿时哈哈大笑道：“两位快别说

了，总之老夫有夫人，孩儿若此，岂非上天垂爱，福缘不浅？”

说来三人同声相顾莞尔而笑，乐趣融融。

再过片刻，此时已是初更过后，将近二更时分，秋萍谓孩儿已睡，起身告退径返内室，刚走进左侧，跨过第二道门。

正此时，忽听厅中屋檐，有人嘿嘿几声恻恻的冷笑，十分刺耳，秋萍略一怔神，凌空跃下站立厅中。赶忙一斜身，闪入门后之阴暗处，随听汪振新高声发话道：

“各位壮士，深夜来到蔽庄，有何贵干？”

汪振新毕竟不愧为见多识广，在此情况下，犹能沉着应付，丝毫不为突如其来之变化，而显慌乱。

这时先前那刺耳的笑声去后连声嘿嘿几声，接着一个尖里尖气的嗓子道：

“汪振新，你当真不识大爷了吗？”

这句话，经那人道出，虽知来意不善，却似乎提醒了汪振新，随听他道：“哦，我道是谁，原来是申庄主，十多年不见，一向如何？”

显然汪振新觉出形势不对，故语气颇为婉转、客气。

尖嗓音答道：“嘿嘿！什么壮士不壮士的，我申志在你眼中还不是个被逐走的恶童么？一向如意与否亦关你个鸟事！汪振新！别死自个装蒜肉麻，申大爷今日到来，明人不打暗语，当日

四十大板决难就此罢休，今日特讨这笔帐，还一个公道，嘿嘿！”

秋萍听到此话，顿时一阵寒噤，冷了半截，她以往亦素知申志阴险毒辣，如今突来寻仇，哪有幸理！

不觉急得一串热泪，掉了下来，但这时早又一听粗口音喝道：“申老弟！与这老狗多说何用？趁早收拾干净了事！”

申志接口道：

“不！万大哥！各位不欲取他性命。”

随听申志又暴喝道：“汪振新！还不跪下讨饶么？大爷今日特手下留生，不欲取汝命，听见了么？”

这时汪振新早怒极气极，哪顾利害，早听一声狂喝道：“恶贼位嘴！你这贼徒，不想想自身好盗作恶，自省悔过，尚敢无耻到我霞柳庄滋事寻仇，天理、王法何在？”

又是一阵阴笑，格外使人心惊！就在那笑声中，听那粗嗓音道：

“老弟，此刻不动手，还等怎地？”

接着就是汪振新的一声夺人心魄的惨叫，就好像是千万只利箭般穿戳过秋萍的胸际，疼痛万分。

跟着徐夫人也在这时抢天号地起来，但只哮上几句，也是一声刺人心胸的惨叫过处，即归寂然。

这时，秋萍只觉满眼金花直冒，天眩地溃，一股血气从胸田